

520

兩漢學風



兩漢學風

目次

序言

(一) 西漢

公孫弘

兒寬

司馬遷

朱買臣

東方朔

疏廣

兩漢學風 目次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75608

1538150

匡衡

(二) 東漢

光武帝

馬援

承宮

鄭均

鄭玄

桓榮

班超

徐穉

申屠蟠

楊震

吳祐

郭泰 茅容 孟敏 庾乘

衛颯 第五訪 仇覽

孫期

孔嵩

公沙穆

王君公

嚴光

梁鴻

臺佟

兩漢學風 目次

韓康

漢陰老父

陳寔

龐公

諸葛亮

司馬徽

重印兩漢學風序言

民國五年江易園先生謙方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感其時學風之輕視力作，從班范陳三書選得治學而不廢作工者三十八人，節取其事實，訂爲一卷，名曰兩漢學風。時江蘇省教育會方輯實用教育叢書，列之第一種，付印以行，十五年來，此小冊不可復見矣。

中華職業教育社同人從事溝通教育與職業，此志亙十五年不衰，既於江蘇崑山之徐公橋，設農村改進實驗區，欲合教育於農村生活，復從各省區慎選志爲此學者，得十人，朝夕農村，一方作工，一方講學。余被推講員之一，講題曰「做學主義」，頗欲選取史材以詔同學，猛憶江先生書，旁求得之，亟爲重印以行。

此三十八人者，皆有德有功有學以行世。其所力作，綜計之，農之事十有

三，農副業四，如釣魚，采桑，采藥，樵一，牧七，傭作之事十有二，益以他役，總之皆今所謂普通勞動也。彼之從事此普通勞動，壹皆爲治生計，於彼之學業與事功，初不相蒙。

人有恆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人羣進化之大障也。今懸一理想焉，凡幼時之所學，壯而資之以生，必使一貫焉，不相雜越，由是而人盡其才，事收其效，不其善歟？抑人所資以生者，苟精研焉，皆將窮高極深而有所不能盡，申屠蟠，漆工也。漆工之爲事，有化學焉，有美學焉；公孫弘，承宮，吳祐，孫期，梁鴻，不皆牧豕乎？此家畜專科所有事也。韓康，臺佟，不皆采藥乎？此藥學專科所有事也。準此以談，生事所資，學術與焉。學與用一，治生與治學一，不更善乎？

尊治學而賤治生，重文事而輕力作，此一千二百年科舉餘毒，兩漢無有也。吾初不以兩漢爲滿足，顧此風亦既不可及已。

江先生尙有兩漢興學勸農詔令一書，當時未及付印，稿殆亡失矣。今先生方歸隱皖南，以佛化其鄉里，願掬餘墨寫祝先生自度度人，德福無量。

民國二十年一月黃炎培

兩漢學風

一 西漢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以爲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弘事後母。孝謹。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爲布被。俸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元始中。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

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俸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厚富而外爲跪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賜弘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主給烹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上。問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嚮學。寬以古法義決疑獄。湯甚重之。後舉侍御史。上從問尙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

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雖。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後。爲。御。史。大。夫。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爲太史公。百官表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遷著書尊其父云公也。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以爲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隄困蕃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昆邛。笮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繆紲。乃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於是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凡百三十篇。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戴衣食具曰。重車身自充。卒而爲計吏。將重車也。詣闕上書。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

說之。拜中大夫。後爲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後與張湯有隙。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按文字讀絕。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按朔意謂已兼備方正賢良文學材力。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旣以爲常侍郎。朔雖諛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敖弄無所爲屈。久之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終不見用。因著論爲客難一篇。以自慰諭。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徵爲博士。宣帝太子立。廣爲少傅。徙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頃之拜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不去。懼有後悔。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俱移病。旋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旣歸。日令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勸說廣買田宅。老人卽以閑時爲廣言。此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所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共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鼎當也。一說衡少時字鼎) 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皆欲從衡。平原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會帝崩。元帝卽位。好儒術文辭。衡官至丞相。封樂安侯。成帝時。以事免官。

一一 東漢

光武帝

光武帝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父南頓令欽。生光武。九歲而孤。養於叔父。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仲郤陽侯喜也能爲產業）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地皇三年。南陽荒饑。（東觀記曰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遂與定謀。時年二十八。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東觀記曰絳衣大冠將軍服）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始與伯升立。劉聖公爲天子。號更始。會伯升爲更始所害。諸將勸進尊號。四年卽皇帝位。建武十七年。南巡守。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遷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督郵。送囚至司命府。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天下亂。嘗遊隗囂公孫述間。後從光武。累功封侯。

承宮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

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拜博士。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棄捐。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齋夫。（鄉有齋夫掌聽訟收賦稅）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

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常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藝。杵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玄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

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因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覺覺。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貽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勿忘不識。亦已焉哉。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拜爲議郎。使授太子。會歐陽博士缺。因拜榮爲博士。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平定西域。封定遠侯。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尙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旣謁而退。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嘗爲太傅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逕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穉卒。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亦隱居不仕。篤行孝悌。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

人。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安。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涇。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醜。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尙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年五十始仕。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官至太尉。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梁冀表爲長史。以事忤冀。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郭泰

茅容

孟敏

庾乘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博通墳籍。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褻衣博帶。周游郡國。性明知人。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安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

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並以成名。

衛颯 第五訪 仇覽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以自給。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仕襄城令。桂楊太守。政有名迹。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備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行。鄰縣歸之。戶口十倍。後遷張掖南陽太守。拜護羌校尉。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都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

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舍。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窮寡。期年大化。時考城令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覽學畢歸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有宴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

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孔嵩

孔嵩南陽人。與范式爲友。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爲荊州刺史。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歡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官至南海太守。

公沙穆

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謝承書曰。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言如售當告買者。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人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官至遼東屬國都尉。

王君公

王君公平原人。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免歸。僦牛自隱。僦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甯小差否。使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使者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使者求報。光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故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太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內共

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寓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卒時鴻尙幼。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訟。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陡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鄰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尙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少作縣吏。常給事廡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司空黃瓊辟選現劇。補聞喜長。再遷除太邱長。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實。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嘗詣荀淑。使長子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孝先長文尙幼。坐車中。（紀字元方。諡字季方。長文。元方子。孝先。季方子。）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文若尙幼。坐膝前。（緄子。彧。字文若。）黨禁解。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徵不起。棲遲養老。年八十四。卒於家。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爲文範先生。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棲。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按當時所謂保天下實一姓之興亡耳。故高蹈之士去之遠引）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屬亮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乃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先主歿後。政事咸決於亮。卒年五十四。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爲相。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

明也。

司馬徽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清雅有知人鑒。龐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7560B

兩漢學風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初版

兩漢學風一冊

定價銀一角五分

編輯者 江謙

初版發行者 江蘇省教育會

再版發行者 中華職業教育社

再版印刷者 人文印書館

上海山海關路二二九號

電話三七八八七號

908

992226